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宋劉辰翁評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

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

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

魏志曰崔

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

颯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

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熱湯漉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

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

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

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耻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

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

何其開矣

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

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

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

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

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

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矐視

目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開暢少時挾彈

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頰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姬齊共亂

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姬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

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

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竝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

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

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

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

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雋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

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

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

理不犯群姬何至委頓極言其現言之者未免太過

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暘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

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

季胤平子

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還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

還

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暘若

不堪羅綺

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

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玠別

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髻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

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

太白全用此語似切似喻

至新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

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為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未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

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

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

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下壺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

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

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

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

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

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

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

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

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

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

觀此語元規

巍峩可想

王意重殷

日唯丘壑獨存孫綽度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唯世雙屈其迹而

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

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

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

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

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人物爾醜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

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

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胙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

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

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

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

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

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

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

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

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

雪中宜爾

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

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旣去桓謂王曰

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

止端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

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睐

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與神君語映

意態略似但不成語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

周處之為人云謂與蛟并並強虐極矣

蛟山中有遺跡

一作白額

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

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

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

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孔氏

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

乃自吳

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

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

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

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

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虎日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

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

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

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

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焉

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

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二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窺之

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永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

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

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至無雙要語諸懷相似

玉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

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

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

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

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

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郝嘉賓得人以已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叅中護軍昶矜嚴有志

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

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

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暘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

蔡邕邕竒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

通脫不甚重之太祖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

不應送客盡
能驢鳴

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

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

若山河

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

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

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

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

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

敢取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

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荅曰棟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

梁折矣何得不哀

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膺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

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

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彪並已見上與亮書及之亮荅曰賢女尚

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

能已已按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

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

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鷗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

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皆無據獨遺此第資後人筆墨耳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

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塵尾箸柩中因慟

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道傳曰法虔道林

同學也儻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

人至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至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

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

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河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

足為之鼓琴也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

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郝嘉賓喪左右白郝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

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情卒超所交友皆一

時俊又及死之日貴賤為誅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

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書恐官年尊

必以傷慙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倍後

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倍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道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

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縣縣不與氣運俱盡耳王

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

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綏已見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

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壻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

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

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

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

法護珣小字

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時不

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

猷之以泰和十三年卒年四十五

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

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

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

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

人命應終有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

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

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

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亦是何物語
可用言情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

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人

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

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

隸羊氏譜曰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

孚即欣從祖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

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

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

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

盛德之美以問之佗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

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

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
啣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
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
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
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眴之籍乃嘍然長
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迺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
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
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
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
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
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
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

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

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
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
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
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
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
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
齋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
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
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
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
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
曰孫登卽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
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

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

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荅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廡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

禮之故辟為府掾廡得賤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

假人

文字志曰廡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廡好學善草隸與

兄式齊名躄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廡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卒廡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武字景則廡長兄也思

如云借看

法無世語

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荅曰予第

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潯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

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

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

山志存

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人近不驚寵辱

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楊子曰蜀莊沈

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上

十七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

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

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

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苻堅臨江

荆州刺史桓冲將盡訐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

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

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因陳無用條然而退

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

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

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冲嘗至其家麟之方條桑謂冲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遂詣

其父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裋褐與冲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菹菜供賓冲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

則非野人之意也冲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

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

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

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

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

世言
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

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

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

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竒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

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

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

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僧淵

見已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

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

徵不

而其兄欲建式。過之功

戴氏譜曰。逵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綬。有名位。

逵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

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

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

輕於天下之寶耳

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韋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

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

於車後趨下

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郝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

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

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郝為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

差互故不果遺

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

實有濟勝之具

郝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

以累心處都盡

尚書郝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

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

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郝愔表薦之徵

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

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著名

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

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

是遂行

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權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

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

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

養之及壯屬河陽上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好者馬

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好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好辭之趙飛燕許皇后及婕妤好婕妤好對

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好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

中園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下后

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

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

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

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

十太祖納於燕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

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

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文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

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

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

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雷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

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

荅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

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

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

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

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

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枲

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

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

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

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

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

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

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

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

世說新語
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大
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
視之乃釋然遣出望
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

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

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

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

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

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違不定中道還取綉大將軍

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息息乎會鎮

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

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

所謂著繡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

非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

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

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

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吞母母曰汝

等雖佳才具不多率習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

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竒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

公贊曰竒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竒應行事

朝廷以竒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

述允宿望又稱竒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

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

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

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

傳撮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

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

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

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

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

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

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

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

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

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

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

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也故誅之按傳暢于寶所記

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

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

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

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

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

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

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

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

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

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

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

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

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曰誠是才者

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

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永形者是汝

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

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

字淑文豐妻李氏名婉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

誅徙樂浪郭氏名玉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

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

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郭氏語充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

傳曰

卷下之上

二十六

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

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

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敕

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

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

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為

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承年

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

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

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

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

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

肯還謬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

也。唐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

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

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

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

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

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魏氏字文

卷下之上

二十七

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
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

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為娣姒雅相

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

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

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

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尸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

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

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

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

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

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

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

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

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
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

兩婦著書

詩大毒害

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

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

刺史元康初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

加安東將軍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

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

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

知名舉孝廉達未詳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

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

富貴可致此髮不可為也

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鬚賣得數斛米

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

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

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

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

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

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

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都

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

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

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

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

章顧榮或責羊晔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晔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晔亦簡之後晔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

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

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

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

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

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鯪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箸齋後主始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

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

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

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

而退

妒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窻

梳頭姿容端麗徐徐結髮歛手向主神色閒正辭甚

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

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

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

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

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

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徒跣求進闈禁不內女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

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

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温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

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温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

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冲娶琅邪

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

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倍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

重淵鑿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

筐倒屣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

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恨迺爾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

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

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彦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

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悉世情可有省

怨恨至此我輩所不能道未可盡非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

外孫也荅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為之妹

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

女名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

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

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

晉時尼輩亦能道此

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

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荅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

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

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

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

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
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
軍人郭珍斬之
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
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
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
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
意思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
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

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鐘律

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
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
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
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管募求
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
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若
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
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
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
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
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
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
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
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
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
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

新豈知勞而
經氣亦異耶

古器符于本銘遂
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
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

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

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
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

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
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前障泥前有水終

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語
林

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
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
癖傳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
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

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荅曰非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青鳥子相冢書曰葬龍
富貴後當滅門

問無理致
能來耳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

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

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

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

今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

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

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

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

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危

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

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

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

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

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

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卽大下去數段許紙

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

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齋而針之須臾兒下羊骨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診之似達焚
方又隘無益
盛德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
浩向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
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
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脉處方始
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

傳玄彈碁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

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碁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碁格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箸葛巾角低

頭拂碁妙踰於帝

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

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撒碁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
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
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

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

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

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率衛恒泗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輶轡長組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

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

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劍付妻

會善書學荀

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

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代蜀之役於劍

濤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同音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荀勗知是鍾而無

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

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

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

空廢

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

文字志曰悅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

能騎射善

圍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

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女妻焉

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

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

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

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

絕於時遂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疆方忍誦不知其宅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

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

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

博物志曰堯作

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京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

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

欲圖殷荊州殷

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

件堪眇目故也

但明

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

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

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

中興書曰

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叅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

中復有袁叅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叅軍

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竝有竒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

為記室叅軍超為人多須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

語曰顧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續晉陽秋曰超有才

能珣有器望竝為溫所睨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

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

德二

千石

正是留請與後人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

兒即系也丘淵之文

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

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

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

何如

卜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卜許云下官疾

動不堪坐卜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卜

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卜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

卿莫負我

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冤句人祖嶺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

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畱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畱阮咸河內向秀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暘故世謂竹

林七賢

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仕

晉至太宰

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

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

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

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

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

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

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

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

毛公注曰酒病曰醒

婦人之言

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

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

人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兖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

校尉

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

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

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
聞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
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
厨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
伶太始
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

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

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

又何必惡乎其
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籍曰

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

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

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

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

鄧粲晉紀曰籍母將

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

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

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

爾耳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詣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

籍也

喪母裴令公

楷也

往弔之

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嘯畢便去或問裴凡

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

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

人歎為兩得其中

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

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與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

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

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

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為它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

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

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

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裴氏家傳曰顏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

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

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

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

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攤自欲壞

非一木所能支

晉諸公贊曰愷字元哀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

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兔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

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

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

復用相報

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暘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名士傳曰脩性簡任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暘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

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

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

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

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

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

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

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鑿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

人燕鑿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

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

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

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

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

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

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

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

糲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

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忤色有司奏免

顛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

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温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

莫不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

太真暗身奴

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

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

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

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篠覆之時峻

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固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

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

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

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

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美字洪喬陳郡人父臨識鎮東司馬美仕至豫章太守

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

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

旌命所加必延俊又辟濛為掾

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使起舞神

意甚暇

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鴈鶴舞甚佳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

伊已見

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憤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尚書謝哀尚叔也已見宋

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

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

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

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

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

宣武

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

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有

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

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

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郭子曰桓公樗蒲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

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

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玩累日或回至半

路卻返

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

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袁氏譜曰耽大妹名

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

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

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

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

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

遺民

中興書曰劉麟之一字遺民已見

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

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竝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

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

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

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

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頤頤風

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爲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爲雍州刺史

雍州在內見有甍甍

云阿乞那得此物

阿乞恢小字

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

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

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

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

荅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

退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

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

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

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

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

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荅曰民已有前

為標不知何
處當是標語

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
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
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見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
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
標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廬肆不以為羞恒温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荅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温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温府以家貧乞祿温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荅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疑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

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

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

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今

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

世說新語
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鶴鶴袁山
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友
洽別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荅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

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麟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
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

書云四海過客入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
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

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
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

人銜攻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緇謳所生必於斤苦
司馬彪注曰緇引柩索也斤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緇

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
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

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
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

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
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
曰徽之

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
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
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上 五十二

日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
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忽憶戴安

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
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

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蒼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

續晉陽秋曰左

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為諫也

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

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

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

迹故抑玄為素官

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

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鳴

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

預卿事

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

王歎曰靈寶故

自達

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

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一字
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
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

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晉安帝紀曰忱

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嘑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王氏譜曰廡字伯輿琅邪人父蒼衛將軍廡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廡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廡反喪服廡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廡廡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

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

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

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

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

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
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
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
十五隨父渾在
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
謂渾濬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
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
公榮也濬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
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
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
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
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不蒙一椀三人各自得也
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
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
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

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園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
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
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矚聞康名
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康乃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
事而遂
諧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晉陽秋曰安字
中悌東平人冀

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安後
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

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憚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谷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
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

凡人凌傲有天然二陸自不聞說劉道真者

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

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

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闔

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蕭然改容

云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會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

此鵲子何足以辱

歛衿飾容時
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

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

也其妻王氏巴見每日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

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幘

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日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

朝夕禮桓舍人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往主許

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

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荏嘗箸白綸

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

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

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荅曰不

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為參軍蓬首散帶

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荅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亦似小說書
錄子

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

荅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生難明

語之無益故不荅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恬許恬已見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

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

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

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

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

爾

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

料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

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

數喚諸將宴會以說眾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

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

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

其得騷能

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

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郝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

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

郝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惜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温

故為超敬悖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

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

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

備極世情只見輩是別本

與下則兄弟所遺不同達故自堪

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

主人乃畱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

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

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

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

齒人儻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

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